

# 影片《霸王别姬》结构与主题分析

○ 兰岚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霸王别姬》是陈凯歌最有代表性的影片之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影像呈现,精妙的叙事结构和丰富多意德影像表达,京剧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完美结合,戏剧与现实的浑然统一使得这部影片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本文主要围绕影片中京剧唱段与人物现实境遇的对应关系对影片的结构作了细致分析,同时对影片主题也做了剖析。

**[关键词]**霸王别姬; 结构; 主题; 京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6-0040-03

《霸王别姬》是根据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由陈凯歌导演的一部影片。影片气势恢宏,制作精细,邀两岸明星张国荣、巩俐、张丰毅出演,具备充分的商业元素,同时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该片获得了1993年第四十六届戛纳金棕榈奖,是第一部或此殊荣的中国电影。可以说《霸王别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陈凯歌最为成熟的电影。

影片主要讲述了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程蝶衣(张国荣饰)和段小楼(张丰毅饰)两个伶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 一、结构分析及影片中京剧唱段与人物现实境遇的对应关系

影片采用一个经典的套层结构,其中有个舞台。一个是京剧舞台,在上边,段小楼和程蝶衣从民国初年经历北伐到抗战再到解放军进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都在表演中国京剧名篇《霸王别姬》,在不同的时代讲述相同的生离死别的古老故事;另一个舞台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变动的政权和生生死死的人群构成历史轰轰烈烈的场景。在前一个舞台上,纠结着戏剧中的两性和现实中的两性的矛盾;在后一个舞台上则是历史的变迁。两个舞台对照、映衬,人性与历史、历史与人性迭合在一起,不再是一部深奥的哲理电影,而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情节剧。

影片通过这样的套层结构巧妙地将中国现当代历史作为一种背景,从而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的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与宿命的苦涩。而这一结构的精妙主要在于影片近乎天衣无缝地将京戏与人生,人生与戏叠印在一起,将人物的生命过程置于《霸王别姬》的戏剧情境中,细腻地刻画人物孤独无依的生命体验,营造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影像境幻。

因此,影片中的京戏段落与人物的现实境遇之间有着非常严密的对应关系。片中程蝶衣这一人物形象悲剧的一生都是与戏紧密相关的,他的一生是迷恋的一生,由对京戏的痴迷而产生对师兄段小楼的痴迷,以至于达到了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这部分我主要就片中京剧唱段与人物的现实境遇的对应关系做详细分析。

### (一) “学艺”篇

影片第一个章节主要撰写童年主人公小豆子和小石头及其他小伙伴在北京喜福成科班学艺的经历,我们姑且称之为“学艺”篇。

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正式的京剧唱段是“学戏”阶段,小豆子和小癞子不堪忍受戏班里的严厉惩罚而逃跑出来,在路上看到了当时的“角儿”受人追捧的热闹场面进而到戏院看角儿出演的梅兰芳首本剧《霸王别姬》。舞台上华美绝伦的扮相和角儿精湛的表演使台下的小豆子和小癞子分外激动,小癞子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而小豆子更是激动地流下泪来,真正地被京戏的魅力所折服从而才明白自己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同时也明白像他们这样出身低贱的人只有苦练成角儿才有出人头地的天,因此他们二人才又重新回到戏班。回到戏班后小癞子的自杀和关师傅“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的教诲对小豆子的心灵有了触动。

而真正让小豆子完成由后来原本天真苦命的小豆子向舞台上千娇百媚的程蝶衣转变的性别异化过程则是小豆子学演《思凡》的段落。

《思凡》一戏的学演过程中,小豆子总把“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实质上是他对自身性别的一种潜意识中不自觉的捍卫,而经由师兄小石头用烟袋在口中狂搅并说“我叫你错!!”的暴力

**[作者简介]**兰岚,女,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助教;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行为之后,只见小豆子忽然带着迷醉、幸福的表情款款站起身来,行云流水般地道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此时的小豆子彻底完成了性别改写。

第三个京戏段落,小豆子与小石头在张公公府上第一次登台演出《霸王别姬》就博得满堂彩,应该说这是小豆子小石头逐渐走向成熟的开始同时也是对他们刻苦学戏的肯定。而戏后张公公对小豆子的强暴却使小豆子又一次遭受暴力的侵犯而进一步固置了其对自身性别的错位感。

接下来当少年的小豆子、小石头已然成为当红的两位名伶时出演《霸王别姬》的场面,袁四爷捧场,呼声震天,华丽扮相,此时蝶衣唱到“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站,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恨只恨秦无道把生灵涂炭……”似乎也唱出了程蝶衣与师兄段小楼多年来在学戏道路上所一同经历的艰辛以及这期间结下的深情厚谊。而在戏前程为段上妆以及戏后程手扶段的腰间娴熟等细节似乎已能看出程已然渐入虞姬角色,正如那爷所说已渐趋“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戏后袁四爷赏戏蝶衣并提出邀约被段小楼婉拒,为日后埋下伏笔。

## (二)“炼艺”篇

在这一部分里,由于菊仙的出现,程蝶衣和段小楼两兄弟之间的感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炼艺”的背景下更突出了人性的展演,人性间以及人性的自我冲突以及深刻的人的灵魂的剖析在影片的这一部分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铺陈。

当段小楼在妓院救了青楼女子菊仙后,程、段二人在戏前上妆时,程蝶衣对师兄在妓院的作为表现出极度的生气,并激动地说要跟师哥好好唱一辈子的戏,“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可以说此时的程蝶衣在戏里戏外都把自己当做“虞姬”而把段当做了“霸王”,信奉着关师傅“从一而终”的教导,他对师兄段小楼非同寻常的感情在这里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表现,而小楼的回应却显然不是他所期望的。当一会儿上演《霸王别姬》时,台下的菊仙看到蝶衣便起身离去,预示着三人之间矛盾的开始。

戏后菊仙与段小楼定亲,程蝶衣失意之时与袁四爷在寒夜对唱《霸王别姬》“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着唱着蝶衣泪流满面,而当他带着袁四爷赏的宝剑去找小楼时却遭拒绝,段小楼一句“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撕碎了蝶衣想要和师兄戏里戏外都“从一而终”的执念。

此后的程蝶衣登台唱的是《贵妃醉酒》,台下是日本人和袁四爷。此时民族危亡,师兄弟反目,蝶衣的唱词是“人生在世如春梦,你且自开怀”,印证了此时蝶衣的孤独处境。

当段小楼被日本人扣押,程蝶衣为救段只身去为日本人唱堂会,所唱曲目是《牡丹亭》“都这般付于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此时的唱词一如这被践踏的京剧。而当小楼获救得知蝶衣为日本人唱戏后却唾弃蝶衣,而后与菊仙成婚。程蝶衣再一次遭到了背叛,他只知唱戏教师兄,只知“有个日本人叫青木的懂戏”,却从不问政治与其余,与小楼的决裂以及理想的破灭也使他愈加痛苦,整日堕落,人格和精神一步步走向分裂。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进城观戏,程、段二人再次出演《霸王别姬》却场面混乱,段小楼为救蝶衣与国民党军队打

架,菊仙流产,程蝶衣被指控犯有汉奸罪,原因是曾经为日本人唱堂会。最后蝶衣被国民政府一司令解救,只因这位司令想听他唱一出《牡丹亭》,正可谓因戏遭祸又因戏获救。在动乱的年代里,像程、段这样的伶人也只能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而他们所挚爱的京戏也不可能避免地有了又一次尴尬的出演。

## (三)“殉戏”篇

终于,内战结束,一九四九年,还是程蝶衣、段小楼,还是那出《霸王别姬》,所不同的是台下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军队,满场挂的是五星红旗、毛主席头像……当演出完毕面对短暂的寂静,师兄悄悄在蝶衣的耳边说“要什么给人家什么,千万别动手。”直到满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雄壮的革命歌曲时,二人或许才定下神来,又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历史在变,人亦在变,而程蝶衣却从未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他对传统京戏的痴迷,对师兄段小楼的痴迷使他在现实中屡遭背弃。就连他从小收养的弃婴小四也不满他“关师傅”般的管教,竟然和他抢戏,出现了两个“虞姬”的尴尬场面。最后蝶衣亲手为师兄小楼戴上霸王冠……如果说此前蝶衣不能再现实中与师兄做真正的“霸王”和“虞姬”,但至少在舞台上他是独一无二的虞姬,他的精湛演技、他的风华绝代是无人能比、无可替代的,而如今甚至连他挚爱的京戏也抛弃了他,所以此时心灰意冷的蝶衣亲手将戏服焚毁,连同所有他原本挚爱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如洪水般的批斗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京剧和其他艺术一样惨遭践踏。程蝶衣、段小楼被作为典型批斗,小四也参与其中,面对激烈的逼问和批斗,为了自保段小楼竟不顾师兄情谊和起码的良知主动揭发程蝶衣,着实让人心酸。程蝶衣也揭发段小楼、揭发菊仙。段小楼这个昔日的“霸王”此刻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泯灭了……最后菊仙自尽,而程蝶衣此时可以说遭到了彻底的背叛,进一步滑向悲剧的深渊。

影片最后一个京剧段落是十一年后,经历了岁月的涤荡与磨砺,程蝶衣和段小楼再次合唱《霸王别姬》,此时没有观众只有空旷寂静的体育馆和此时的程蝶衣与段小楼。当唱到中间段小楼忽而唱起了当年《思凡》中的段落:“我本是男儿郎”,蝶衣顺势接到“又不是女娇娥”时,师兄忙纠正道:“错了,又错了!”蝶衣似恍然醒悟一般唱到“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如果说当年学《思凡》时师兄的暴力使蝶衣的性别产生错位继而爱慕师兄小楼的话,那么此刻师兄的这句“错了”却将一直活在戏里、活在梦里的蝶衣点醒了一——他终究是男儿身,终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虞姬”因此当随即续唱虞姬自刎的段落时蝶衣对小楼深情凝视,然后拔剑自刎……至此,可以说程蝶衣终于上演了一出他一直渴求却只能悲剧的《霸王别姬》,也见证了他那达到极致的生死不渝的痴迷。

总而言之,整部影片将京戏与人物现实境遇的结合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台上《霸王别姬》的出演与台下的小楼和蝶衣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与戏剧舞台的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同钩织出了影片的总体精神内核,因而显得户牖相摩,结构异常缜密而

紧凑。惟其如此,也才使得影片《霸王别姬》所宣泄的人生况味成为不独为这部影片所拥有的事实本身,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叙述性内涵,极具普泛化的概括力。

## 二、主题探究

京戏,或者说京剧,可以说一直被许多人视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众方大家都认为“我国的京剧艺术融传统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曲艺、杂技于一炉,集中国独树一帜的写意美学体系之精粹于一身”,因而在影片里京戏就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意蕴。影片中华美绝伦的京戏唱段贯穿始终,不仅是整部影片结构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片主题表达的一个核心——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毫无疑问,影片里通过一出经典的梅兰芳首本剧《霸王别姬》的华美出演,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层的人们对京剧的追捧与热爱,通过一个“已入化境”的程蝶衣的深情演绎,通过华美苍凉、凄美迷狂的影像风格,突出地表达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挚爱、敬畏以及歌颂。可以说影片中京剧艺术的魅力已经超越了时代、国度、政治乃至文化的界限。因此影片中导演陈凯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赞颂仍是主流。

京戏成全了程蝶衣这个出身低贱的人,就像关师傅从小灌输给他们的“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以及“不疯魔不成活”等思想,可以说影像了程蝶衣的一生,他的确“疯魔”了,乃至人戏不分;他的确“成全”了自个儿,他成为一代名伶。他成为美的化身、艺术的化身,他是独一无二的“虞姬”是独一无二的程蝶衣。然而不得不承认,京戏在成就他的同时却也毁了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影片中小豆子自然性格、自然性征的泯灭和小癞子肉体的死亡从某个角度上也有揭露传统文化精神内部的虚伪、残暴之意。戏班里近乎非人的苛刻训练以及张太监对小豆子的凌辱都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以至最终彻底被京剧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所“化”,从此一辈子也跳不出来。而师兄的一句“你是真虞姬,我是假霸王”以及后来菊仙的介入使蝶衣对京戏的过度痴迷和自身性别的错位在现实生活中显得那么尴尬和格格不入。菊仙将段小楼从理想化的喜剧舞台拉向世俗化

(上接第35页)

强调快感和享乐,很可能是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对政治行动拒绝或回避的一个表征<sup>[3]</sup>。虽然,性交在小说文本中泛滥,但由于没有一个适宜性交的环境、适宜性交的心情以及适宜性交的条件,作者笔下的性非但不能让小说中的人物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和两情相悦,还让读者的阅读变成了一个劳力劳心的过程。

《黄金时代》的性爱叙事方式,颠覆了传统涉性小说对人体感官的刺激,消解了读者阅读的快感,“通过对‘性’的处理来言说权力、反抗、自由、主体之间的纠葛”<sup>[3]</sup>,于是,性也就在媚俗的外表下有了重要的后现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1]熊佛西.我们不是文明戏子[J].戏剧与文艺,1929(6).

的人生,越来越远离程蝶衣的唯美世界,令蝶衣愤怒绝望,正反照出艺术与生存、理想与现实、坚持与放弃的不可调和。

关于程蝶衣这个人物的性格,陈凯歌还说:“他是真的那种可以称之为疯子的艺术家。像他这样的痴人,一旦走下舞台,走进现实的人群中,注定是孤僻的,注定是寂寞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天真,他的诚实,甚至是他的偏执和嫉妒,都很美,很真实。”“对于个人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人生经历,那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变,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迷惑。程蝶衣的迷惑,多少反映了我自己。”

因此,可以说在程蝶衣这个人物的身上陈凯歌就寄托了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自己艺术理想的痴迷,程蝶衣身上那美的艺术气质、那执著的艺术追求正是陈凯歌心向往之的东西;当然程蝶衣所面对的艺术与现实的矛盾,执著与妥协的两难也正是导演陈凯歌自身在艺术道路上所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艺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思考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影片的主题所在。

总之,在《霸王别姬》这部影片里陈凯歌将他对于历史、人性、艺术的理性思考,借助于所谓的套层结构,借助于京剧的一曲悲歌,借助于一个亦真亦假的同性恋故事,得到了一次酣畅淋漓的传达。影片将结构的精巧、叙事的复杂以及主题的宏大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堪称华语影坛的经典之作。

## 【参考文献】

- [1]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张会军.影片分析透视手册[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4]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世界图书出版社,1996.  
[6]郭培筠.中国电影百年100部优秀影片读解[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十二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胡少卿.淡漠与消耗——王小波小说中的性[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3).  
[4]左道.性爱要有美的环境[J].科学养生,2000(10).  
[5]黄集伟.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J].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艾晓明,李银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6]苏珊·桑塔.论风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的艺术[C]//王小波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  
[9]孙燕.反对阐释与艺术色情学[J].文艺评论,2008(3).